



濂溪集卷之二

太極圖說

東

陸
子
平
山
原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
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
陽兩儀立焉陰變陽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
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
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無
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

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通書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

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也至易而行難果而
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
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
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
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

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
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
慎動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
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且爲難知不守不行
不廓耳

師第七

或問曰：焉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也。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為長，為幹，曰：柔為禮，為和，為順，為絜，為積，為聚，為疆，為梁，為柔，為慈，為順，為美，為志，為四，為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中，也。二，二，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伴，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切，切，也。而，天，下，清，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資。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無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

之本而吉也之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又曰見幾其神乎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
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呼
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
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
則亦不失於令名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天道
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
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
一人道豈遠乎哉術其多乎哉十室之邑人
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
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
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
則天下治純心要之則賢才爲

禮理也樂和也故防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第廿五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則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第廿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關兮其無窮兮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感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其耳感於心其心感於身且和焉故樂之則躁心釋優柔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德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之禮不變之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心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礙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理性論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遠弗届則善則惡亦如之中
焉止矣二氣一付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
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方善一各正小大有
定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
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
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
可貴可
爾見其人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
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
顏子亞聖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
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
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

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
義不亦重乎具聚不亦樂乎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為今人有過不喜人
規如護疾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及識其
重而亟友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
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乎

何尤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轆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
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
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
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
華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
噫弊也久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發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
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
始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矣動可不慎乎

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悞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

對持育萬物深哉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

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
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
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
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
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不能治
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
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

之司命也何者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
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心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
脩也亂臣賊子無所容也君子之德澤生者於後也
宜乎萬世無疆王在天下子孫無疆功之無盡

焉

孔子下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
窮實與天地
參而四時同
其惟孔子乎

蒙民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
如筮焉筮叩神也
再三
噴矣瀆則不告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
汨則
亂亂則不決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艮其背背
非見也靜則正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

養乎

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
晉陶淵明獨愛
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
予獨愛蓮之出
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中通外直不蔓
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
可遠觀而不可褻
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
牡丹花之富貴
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
噫菊之愛陶後鮮有
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
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門解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閑
閑閑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花落柴門掩夕暉
昏鴉數點傍林飛
吟餘小立闌干外
遙見蕉漁一路歸

劍門

劍立溪峯信險深
吾皇大道正天心
百年外戶都無閉
空有閑名點貢琛

靜思篇

思歸舊隱白

滌瀉清閑方爲

白車輪未曉鳴

贈譚虞部致仕

清時望郎貴白首故鄉歸
有子紆藍綬將孫着綵衣
松喬新道院鶴老舊漁磯
知止自高德寧爲遁者肥

天池

斯須暮雲合白日無餘暉
金波從地湧寶鏡穿林飛
僧言自雄誇俗駭無因依
安知本地

靈發見隨天機

遊大林

一月山房暖林花至然明路盤層頂上人在
半空行水色雲含白禽聲谷應清天風拂襟
袂縹緲覺身輕

宿崇聖

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幽始覺空門客不生
浮世愁溫泉喧古洞晚磬度危樓徹曉都忘
素心疑在沃州

香林別趙清獻

公暇頻陪塵外遊朝天仍得送行舟軒車更
共入山脚旌旆且從留渡頭精舍泉聲清澗
澗高林雲色淡悠悠談終道與愁言去明日
瞻思上郡樓

同五守遊

朝市誰知世亦遊松影裏入吟幽爭名逐
利千繩縛度小登山萬事休青鳥不驚如得
伴白雲無語似相留傍人莫笑凭欄人為戀

休居作退謀

濂溪書堂

元子溪曰濂詩傳到于今此俗良易化不欺
顧相欽廬山我又愛買田山之陰田間有清
水清泚出山心山心無塵土白石磷磷沈潺
湲來數里到此始澄深有龍不可測岸木寒
森森書堂構其上隱几看雲岑倚梧或歌枕
風月盈中襟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鳴琴數十
黃卷軸賢聖談無音聽前即疇圃園外桑
林芋蔬可卒歲纈布足衣衾飽煖大富貴
寧無價金吾樂益易足名濂朝暮箴元子與
周子相邀風月尋

拙賦

或謂子曰人謂予拙予曰巧竊所耻也且患
世多巧者予善而賦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
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
嗚呼天下刑政微上失下順風清弊絕

參心亭說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存焉者寡
亦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
天子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
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
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
存乎其人而已張子宗範有行有文其居背山
而面水山之麓構亭甚清淨予偶至而愛之因
名曰養心既謝且求說故書以勉

濂溪集卷之二終

濂溪集卷之三

附錄

無極而太極辯

程頤

極之得名以屋
處蓋爲衆木之
屋之木莫能加
實則以有方所
極爾極氏極之
有方之形也
之春棟爲一屋之中居高
總會四方之尊仰而舉一
焉故極之義雖訓爲至而
形狀而指名也如北極皇
極皆取諸此然皆以物之
以於極而具極之義故以

極名之以物喻也。如《易》無難曉。惟《大傳》以易之至理在易之中。為衆理之總會。萬化之本原。而舉天下之理莫能加焉。其義莫可得名。而有類於極。於是取極名之。而係以太則其尊。而無對。又非他極之比也。然則太極者。特假是物以名是理。雖因其有方所。形狀以名。而非有方所。形狀之可求。雖與他書所用極字取義畧同。而以實喻虛。又有喻無所喻在於言外。其意則異。同。

有見於此。恐夫以《大傳》開字之例。則或未克滯於方所。形狀而失聖人取之之意。故為之言曰。無極而太極。蓋其指歸之法。猶曰。無形而形。無方而大方。欲人知夫非有是極。而一謂之太極。亦特托於極以明理耳。又曰。太極本無極也。蓋謂之極。則有方所。形狀矣。故又從而言之。謂無極云耳。本非有極之實。欲人不以方所。形狀求而當以意會於此。其文。復推本聖人所

以言太極之意。言為明白後之讀者字義不明而以中訓。已為失之。然又不知極字但為取喻而。以理言故不惟理不可無於周子無極一語有所難通且太極之為至理其辭已。而加以無極則誠似於贅者矣。因見象。語無極書正應不能察此而輒肆於。所為之切嘆故著其說如此云。

五行說

程頤

三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之濕氣以其物動為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物動為陽所拚而不得達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浸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為木其質柔其性煖金則陰之燥氣浸多以感於陽而縮故

結而爲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
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
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
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
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
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其實並行
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
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
以陰陽相間言簡曰東西南北所謂對也
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
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
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

太極圖解序

張拭

二程先生道學之傳發於濂溪周子而太
極圖乃濂溪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
生者或曰濂溪傳太極圖於穆脩脩之學
出於陳搏豈其然乎此非諸子所得而知
也其言約其義微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

通書之說大抵皆發明此意故其首章曰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
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夫曰
聖人之本誠之源者蓋深明萬化之一源
也以見聖人之精蘊此即易之所謂密中
庸之所謂無聲無臭者也至於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則是本體之流行發見者故曰
誠斯立焉其篇云五行陰陽太極四時
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道學
傳實在乎此愚不敏輒舉大端與朋友共
議焉雖然太極豈可以圖傳也先生之意
特假圖以立義使學者默會其旨歸安當
得之言意之表可也不然而謂可以方所
求之哉

太極圖解後序

張栻

或曰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
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答問之見於遺書
大畧可睹獨未及此圖何耶以爲未可

遽示則聖人之微辭見於中庸易繫者先生固多所發明矣而何獨祕於此耶拭應之曰一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詳攷之當自可見學者誠能從事於敬真積力久則夫動靜之幾將深有感於隱微之間而是圖之妙可以嘿得於胸中不然縱使辨說之詳猶爲無益也嗟乎先生誠通誠復之論其至矣乎聖人與天地同用通而復復而通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其得大本達道處又袞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爲以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

卦發此一畧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

書太極圖解後

度正

正始讀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續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

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旣形而真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

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言之

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

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之一

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
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
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
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
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
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
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
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
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
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
之旣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
是而流行也然以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
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
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
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
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
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
極云者真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

失之遠矣 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 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即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 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况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傳者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遊而接其議論 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傅嘗有書謝其所寄遇說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但傳之書藁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 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

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遇
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不
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
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
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
驟而窺者今先生既已反復論辯究極
其說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
後之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併以其聞
之先生者附之于此學者其亦熟復而
深味之哉

書太極圖解後

游九言

易有太極濂溪夫子加無極何也人肖天
地試卽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
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
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澄神
端慮察而見焉始知夫子發明造化之蘊
啓悟萬世而義易與旨益著或謂妄加無
極或以訓詁文義名之失夫子之意遠矣

太極圖通書總序

朱熹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春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共妙其於太極一圖通書之指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之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於其墓前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旣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邢寬居傳之云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皆失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章非復本次又削云分章之日而別以周子曰加之於書之大義雖若無害然要非

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曉者

性命章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複

亦或不能有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

故今特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為先生之精

意則可以通乎書之說矣至於書之分章

定次亦皆復其舊貫而取公及也一丞孔

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一事之實

複合為一篇以便觀也世所傳先生之

書言行具此矣潘公謂易通疑即通書

而易說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蓄異書自

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皆舍

法特舉子綴葺緒餘與圖說通書絕不相

似不問可知其偽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

真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

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熹又嘗讀朱內翰

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种放穆

脩而來而五峯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謂

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

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種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簡而不知其味之厚也人言其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則知此言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因復掇取以系于後云

通書序畧

胡宏

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惇頤字茂叔春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於穆脩也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搏此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

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蓑長
往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
似有未至者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
昔受學於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
事而明道先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
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之
學則周子豈特爲神穆之學而止者哉粵
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
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
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
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 四萬 之光明
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 如水行地其
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具其書之約也而
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
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
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
試舉一二語爲同志者起予之益乎患人
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

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
得而自畫不待價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
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
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
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一卷書皆發端以示
人者宜其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
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叙而藏之遇天下
之善士又尚論前脩而欲讀其書者則傳
焉

通書前跋

朱熹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
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
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
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
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
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
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
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

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旣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

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旣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指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

侯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通書後跋

張栻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于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栻刻于康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不可欺哉惟先生生乎十有餘載之

迥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一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合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濂溪集卷之三終



